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五回 華嚴庵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

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部。那時正，癡珠西入蜀川。天寒歲暮，遊子鄉關之感，風人岷岷之思，塵至沓來。頓覺茅店雞聲，草橋月色，觸目驚心，無復曩時興致。行次寶雞，遇一故人，詢及行蹤，因言節度田公，於十月杪奉命移廣，已見邸抄，且有「不必來京請訓」之語。癡珠意緒，愈覺無聊，想道：「人生遇合，自有定數。倒是蜀中風景，甲於寰區，自古詩人流寓其地，閱歷一番，也不負負。」癡珠自此入益門，度大散關，寓意山水，日紀一詩，轉也擺脫一切。

這日到了廣漢。廣漢守郭公，係癡珠郎舅至戚，迎至署中。十年分手，萬里聚頭，這一夕情話，比西安王淑玉家，又是一樣款洽。癡珠借此度過殘年，飲薛濤之酒，鬥花蕊之詩，客邊亦不寂寞。

韶光荏苒，轉瞬是二月初旬了。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，逼近東越，繼而傳聞上游失守，會城危在旦夕。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，聞此信息，何等張皇。

到三月杪，郭家安信到了，癡珠不得家中一字，如何放心？便差人查探，由湖入廣之路。差人回報：「黃州道梗，田公現在留滯長沙。」癡珠急得沒法，因想往華嚴庵求籤，指示去路。

原來廣漢有一華嚴庵，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。燕娘聰穎絕倫，年十九，歸太史，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。逾年，太史卒，燕娘不茹葷，奉姑以居。逾年，姑又卒，燕娘遂祝髮奉佛，高坐禪床，足不出戶者三十年。由靜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一切過去未來之事，洞照無遺。因此把所居捨為華嚴庵，就菩薩前神籤，指示善男信女迷途，法號蘊空。

癡珠前此，曾往瞻仰，值蘊空朝峨眉去了，祇撰一聯鐫板，送入方丈懸掛。其聯云：

也曾續史，也曾續經，瞻落落名山，博議書成，竹素雙棲留隻影；

未敢言仙，未敢言佛，歎茫茫孽海，大家身在，柏舟一葉引迷津。蘊空由峨眉回來，見了此聯，也還點頭稱好。

這回癡珠因要求籤，先期齋戒。於四月初一日清早，洗心滌慮，向華嚴庵來。到了山門，便有齋婆迎接，上殿拈香。癡珠磕了頭，跪持籤筒，默禱一番，將籤筒搖了幾搖，落下第十三籤來。重復磕頭起來，問過信箋，便有齋婆送過籤譜。癡珠看頭一句是：「如此江湖不可行」，想道：「這樣湖南走不得了！」又看下句是：「且將來路作歸程。」想道：「還要由山、陝走哩。」再看底下兩句是「孤芳自賞陶家菊，一院秋心夢不成。」想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

沉吟一會，重整衣冠，又跪下磕了三個頭，默祝一番，重求一籤。檢出籤譜，看頭一句是：「故園歸去已無家」，便不知不覺流下淚來。又看下句是：「傾蓋程生且駐車。」自語道：「這是遇著甚麼人留我哩？」再往下看下去，是：「秋月何如春月好，青衫自古恨天涯！」癡珠想道：「這也不是好消息。」

正在疑慮，祇見殿後一個老尼，年紀七十以外，扶著侍者，慢慢踱過來。齋婆侍立一邊，老尼便向癡珠合掌道：「居士何來？」癡珠急忙回禮道：「比邱即蘊空法師麼？」

便一一通了姓名。老尼笑道：「前蒙居士過訪，老衲朝山去了，有失迎候。轉承惠賜長聯，曠括老衲一生行實，令人心感。」癡珠說道：「久欽清節，且仰禪宗，正想向方丈頂禮慈云，將籤意指示，不意比邱轉出來了。」說畢，便將籤譜帖子遞過，蘊空接著，瞧了一瞧道：「頭一籤，上二句居士自然明白了，下二句後來自有明驗，大約居士與『陶家菊』另有一番因果。第二籤，首一句且不必疑慮，大抵秋菊春蘭，各極其勝。究竟秋菊牢騷，不及春蘭華貴。老衲有三十二字偈，居士聽著。」便說道：

「鶯飛草長，鳳去臺空。

黃花欲落，一夕西風。

亭亭淨植，毓秀秋江。

人生艷福，春鏡無雙。」癡珠遲疑不解，呆呆的立著。老尼道：「居士請了，數雖前定，人定卻也勝天，這看居士本領吧。」說著，便扶著侍者，由殿東入方丈去了。

癡珠也不敢糾纏，到客廳吃了茶，疑疑惑惑的回署。過了一夜，想道：「幸是山陝此刻，回部寧靜，倘像去冬那樣光景，就這條路，也走不得哩。」因此決計由原路，且先入都，再作回省打算。郭公也留不住，祇得厚贖數百金，派兩名得力家丁，護送至陝。

是時初夏時候，途中不寒不熱，山青水綠，比殘冬光景，迥然不同。到了梓潼，重經雲棧、翠雲廊、滴水岩、青橋驛、紫柏山、紅心峽諸勝，尤令人心曠神怡。奈癡珠繫念老母在危急中，恨不能插翅南飛，那有心情流連風景。

每日重賞轎夫，兼程前進。四月初三日起身，至十六夜二更，已到了草涼驛地方。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，下去寶雞九十里，本非住宿之所，癡珠因夜深了，祇得隨便住下。

是夕月明如晝，跟隨人等趕路疲乏，都睡了。癡珠獨步小院中，對月淒惻。禿頭因癡珠未睡，不敢上床，坐在堂屋打盹。見癡珠在院子裏踱來踱去，進站起說道：「天不早了，老爺睡吧。」癡珠看錶，已有兩下多鐘，便進房去，叫禿頭服侍睡下。翻來覆去，捱了一會，總睡不著。

忽然，似聞窗外有人，頻頻呼喚，又似有人隱隱哭泣之聲。將帳子揭開一看，見斜月上窗，殘燈半穗，黯黯四壁，寂無人聲，便又睡下。想起昨日鳳嶺小憩，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，文字高古，非時下手筆，便又恍恍惚惚，如身在亭中，援筆題道：

嶺下客孤征，嶺上木連理。連理之木死復生，孤征之客生如死！題畢，瞥見一麗人，畫黛含愁，鸞蛾鎖恨。嬌怯怯的立在山拗，將癡珠凝眸一盼，便不見了。癡珠移步下亭，想道：「怎的這空山中，有此麗人，難道青天白日，山魃木魅敢公然出現麼？」

正在想著，那腳步卻向山拗走來，不見人跡。剛轉過山拗，又見那麗人，手拈一枝杏花，身穿淺月色對襟衫兒，腰繫粉紅宮裙，神情慘淡，立在那裏。癡珠轉過腳步，麗人卻又不見了。並那地方，亦係一片平原，並非鳳嶺。癡珠想道：「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？」再一望去，見有一廟，隔一箭多地，便緩步向前。祇見廟門洞開，油漆顏色黯淡得很，是個古廟。廟門直匾大書「雙鴛河」三字。門堂三間，歪歪斜斜，門上也畫有門神，一扇倒在地下。中間碧油屏門，不成顏色。屏門後甬道，砌磚尚自完好，兩傍一柏一松，蒼翠欲滴。

癡珠一步步走上臺階，見廊上東西木柵，中間殿門懸掛板聯一付，是：

秋月春風，可憐如此；

青天碧海，徒喚奈何！十六個字。用手推那殿門，卻是閉得緊緊的，無縫可窺，不知中間是何神像。由東廊轉至殿後，祇見西邊有一小門，踱進門來，卻是朝東的三間屋子，空洞洞的無一樣家伙。對面有一亭，亭中堅碑一座，癡珠忙把碑文讀過，是一篇四六。正要背誦一遍，陡見碑石搖動，向身上倒將下來，嚇得癡珠大叫一聲，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。

禿頭從睡夢中一骨碌爬起，問是怎麼。大家道：「老爺夢魘了！」癡珠一身冷汗，將眼一睜，瞧著月光燈影，修然道：「你們不要大驚小怪，沒有甚麼事，睡吧。」

便自坐起，揭開帳子，將燈剔亮，去記那碑文。覺得首尾二段，是全記得，中間兩段，十忘四五。就踱下床來，披上衣服，檢過紙筆，將首段先行警出。其詞曰：

曲塵走馬，絲柳情長；藥店飛龍，香桃骨損。驥方展足，傷心賦鵬之詞；鳳不高翔，掣淚離鸞之曲。春風眉黛，花管新描；夜雨啼痕，竹斑忽染。瑟彈湘女，落遺響於三秋；環認韋郎，結相思於再世。大抵青天碧海，不少峨眉見嫉之傷；誰知白袷藍

衫，亦多鼠思難言之痛。此雙駕祠所為立也。

膳畢，想道：「這段情文，已極哀艷了！近來四六家，那有此付筆墨？」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，援筆先膳那首二句云：「則有家傳漢相，派衍蘇州。」想道：「怪呀！竟是我家的故事了。其下還有八字，再記不出。」便提筆圈了八圈，膳那底下的，是：「青箱付託，鯉庭負劍之年；黃奶編摩，烏幾吹藜之夜。」想道：「這聯以下，還有『名題蕊榜，秋風高掇桂香』一聯呢，如何對語再記不出？」就將十字膳過，又圈了十圈，往下膳去，是：「輕裘快馬，霜嚴榆棗關前；寒角清笳，月冷胭脂山下。弔故宮於劉石，禾黍高低；聆冷調於伊涼，箏瑟激楚。」

膳到此處，要往下寫去，祇記不出。想道：「以上數聯，後來篡去作我的墓誌，也還可用。以後數聯，係敘此人抑鬱無聊，得一巾幗知己，筆墨極其淋漓，如何一字也沒了？」沉吟半晌，自語道：「咳！恍惚得很。這數聯中，不是有那『叔寶多愁』對那『長卿善病』麼？怎的記不起，比做更難？」

擲下筆，凝思一會，聽得雞聲已唱過兩遍了，便提起筆，另行將那段末數聯膳出，是：

彩雲三素，忽散魚鱗；寶月一奩，旋虧蟾魄。蓋積勞所以致疾，而久鬱所以傷生。歷險阻之馳驅，風如牛馬；慨身宮之偃蹇，歲在龍蛇。病到膏肓，竟符噩夢；醫雖盧扁，難覓靈方。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想道：「如今是第三段了。」段首四句是：「爾乃亭亭淨植，蓮出污泥；烈烈奇香，蘭生幽谷。」

膳畢，想道：「以下數聯又忘了。」便又另行寫道：

杯蛇幻影，鬼蜮含沙。縈愁緒以迴腸，蔓牽瓜落；拭淚珠而洗面，藕斷絲長。生不逢辰，久罹荼苦；死而後已，又降鞠凶。填海水以將枯，冤無從雪；涸井波而不起，心早成灰。含笑同歸，樹合韓憑之塚；偷生何益，夢隨倩女之魂。七千里記鼓郵程，家山何處；一百六禁煙時節，野祭堪憐。魂兮歸來，躬自悼矣！

便自語道：「寫得沉痛如此，真好文章也！末段我便一字不忘了。」遂接寫道：

於是故人閣部，念攻玉之情，敦分金之誼。黃蘆匝地，悲風吹蒿里之音；丹雘孔塗，落日下桂旗之影。襯旄幢之綵繅，翠柏蒼松；昇俎豆之馨香，隻雞斗酒。嗟乎！滾滾勞塵，不外至性至情之地；茫茫人海，最難一生一死之交。白馬素車，猶是范張同氣；珠幡寶蓋，終殊娟潤雙棲。咽汾水之波聲，淒涼夜月；拜曇花之幻影，惆悵春風。逝者如斯，竟成千古；人如可作，重訂三生。川嶽有靈，永護同心之石；乾坤不改，終圓割臂之盟。膳畢，窗紙上早已曉日曠曠了。

癡珠復朗吟一遍。禿頭暨眾人，早已收拾行李伺候。癡珠纔拭臉漱口，便上車向寶雞進發去了。正是：

人生能有幾，買買馬蹄間；

天與閑身好，如何不肯閑？

欲知癡珠一籤一夢，後來若何應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